



台湾学员排法轮功创始人的法像 盛大壮观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台北自由广场集聚七千多名法轮功学员，排出壮观的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法像（上图），以庆祝即将到来的“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及大法弘传二十周年。盛大场面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驻足观看，拍照留念。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五月五日，逾千名法轮功学员和各界人士在多伦多举行盛大游行，庆祝法轮大法弘传世界二十周年。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从市政厅广场出发，沿女王街至央街，后转向登打士行进至唐人街，沿途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观看。

当日多伦多晴空万里，游行队伍由一百多人组成的天国乐团打头阵，乐团成员一路高奏《送宝》、《法鼓法号震十方》、《法正乾坤》，庄严雄壮的鼓乐驱散了层层阴霾，随后而来的是“大法船”花车和手捧莲花的粉装仙女们，超凡的气势带给人心灵震撼，观众纷纷驻足拍照留念。

在多伦多大学就读的中国福建留学生小王和小李刚来多伦多几个月，他们是第一次看到这么盛大的游行，感觉很新鲜。

小王表示，这种游行在国内是不可能看到的，很高兴能在国

法像长一百二十公尺，宽九十公尺，耀眼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光芒辉映着慈悲庄严的法像，展现了佛光普照的巨大能量。路人游小姐兴奋地表示，“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凝聚力与能量，很惊讶，被整个场面的壮观惊讶到。因为没有看过排像，很难去想象要怎样排出法像，就觉得好奇妙喔。”

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副理事长黄春梅介绍说，正式排像的前三天准备工作，一车一车的大陆游客路过时感到非常惊讶，纷纷询问是在做什么，学员们向他们讲真相，而广场前的展板也不时地围满了游客观看。有大陆游客被中共诋毁法轮功的谎言所蒙蔽，很是不理解地频频询问“这是合法的吗？”“有申请吗？”“法轮功在台湾可以这样啊！”更多的大陆游客是感到好壮观，站在外围观看许久，并纷纷拿起相机将这珍贵的画面瞬间留下，要带回去给亲朋好友看。

一小时排字过程平和和有序，法像圆满排完后，悠扬的炼功音乐响起，七千多位法轮功学员齐刷刷地双眼微闭，面带祥和之意，听着师父口诀，心无旁骛地炼起每天改变着身心的五套功法。广场两旁的国家音乐厅、国家戏剧院仍围坐许多市民，也静静地观看一小时的大炼功。有缘人因而走进法轮大法的修炼行列。◇

多伦多大型集会游行 庆祝大法弘传二十周年



外见到由这么多华人组成的盛大游行。他说，自己从小接触到的电视媒体宣传，对于法轮功真实情况不是很了解，来到国外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人人在炼。

他以为当天众多参加活动的人来自世界各地，当得知只是部份多伦多的学员时，小王笑着说：“法轮功赢了。”

小李感叹道：“这边（加拿大）有集

会自由，所以有这么多人，如果国内也有集会自由，我相信法轮功在国内会有更大的游行。”

三十多岁的金氏夫妇被法轮功学员的大型炼功场面深深震撼，他们在海外的土地看到这么多人自由地炼功，内心深受触动，不禁感慨同一片天空，两个世界。◇

北京法轮功学员张风云屡遭迫害

【明慧网】北京法轮功学员张风云女士，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她多次被非法关押、劳教，未成年的孩子孤苦伶仃，失去照顾。下面是她自述遭迫害的经历：

我叫张风云，修炼法轮功前患有多种疾病：心脏神经官能症、轻微精神分裂、双膝骨质增生、面部三叉神经痛、下巴习惯性脱臼、颈椎骨质增生、心肌供血不足、十八岁时的腰肌外伤，后来形成了腰肌劳损，经常背痛，天阴、天冷的时候，后背象木板，这几股神经一疼起来，那真是生不如死。自从九六年修炼法轮功后，我按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也就半年的时间，我所有的病就不翼而飞了。

九九年十月九日，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去天安门证实大法好，被天安门的警察带上警车拉到天安门分局，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被关在铁笼子里，后又被北京市朝阳区小关派出所片警领回，当时正赶上警察吃午饭，他当时照我脑袋就三筷子，打得我眼睛直冒金星。就这样在家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我被关进了朝阳分局看守所。七天后被单位接回来，我应得的三个月季度奖金 1400 元被单位非法扣除。

九九年十二月因石景山高法要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我去旁听，可到时并没有开庭，其实是公安下好的圈套，在回来的路上劫持我们，几经辗转后又被小关派出所的警察拉回。回来后，强迫我们面对墙蹲着，然后片警凌平把我们一个人踹一脚，都关到铁笼内。然后办事处的郭佳文、祁淑琴等人又以搜经文为名，对我们进行脱衣检查，搜身侮辱迫害。然后小关派出所警察把我们逐个非法审讯，当时片警凌平照着我的脸、耳朵、头顶暴打，我的脸被打肿了非常疼，牙也全活动了，就这样又把我们送到朝阳分局看守所非法拘留。从拘留所出来，因我家只有一个孩子还小，没有家人来接我，因此又被派出所警察关在铁笼子里一宿。回来后，我的牙掉了五颗，其它也全都松动。

我两次被非法拘留，成了小关派出所、街道办事处、“610”（专门迫

害法轮功的机构）、社区居委会的重点。后来单位与派出所几次想绑架我未遂。二零零一年八月七日晚八点多钟，我与孩子出去遛弯，被小关派出所片警张振海（现已死亡）、于文海强行绑架，他们把孩子丢在马路上，我说：“你们不知道他没爹吗？给我孩子。”就这样我被带到派出所，把我关进铁笼子，把孩子放到空调下吹，夜里一点多才把孩子送到奶奶家，孩子回来后病了一个多月。次日我被片警陈朝送往北京市朝阳区卫生防疫站里的洗脑班进行迫害，八月九日从洗脑班走脱。

从此，我们家人没过过一天安稳日子，而且我的亲朋好友全都被中共不法人员监视、骚扰，小关派出所的警察晚上喝多了，上我母亲家闹事，进门就把我的弟弟按在沙发上捆绑，把我妈吓得当时就不会说话了，从此瘫痪。四年半后母亲去世了。那个警察可能是张震海，因我没在，不确定。

二零零一年八月十三日单位配合派出所想再次绑架我，就这样我失去了工作，我和孩子没有了生活来源。他们还在我家院内架上摄像头，在六楼顶上安探照灯照我家阳台，又在对面楼安插便衣警察和保安摄像监视。我家不敢开灯，整天挂着窗帘，白天象黑天，黑天象白天，他们还几次半夜敲我家门骚扰，孩子都吓坏了，神经非常紧张。

二零零二年四月七日夜两点左右，小关派出所警察于文海伙同配钥匙的人到我家开锁撬门没打开，八日晚六点，小关派出所警察逼迫我的婆婆拿出钥匙，到我家强行抄家。当时有小关办事处“610”书记田秀平，警察侯淑敏、杨黎明等。四个男警察把我抬起来就走；田秀平拿着买菜的大篮子来收书，就这样把我的宝书《转法轮》抢走了。警察王金波还拿着我家的英式水果刀不撒手，想拿走。就这样我家的门都没给锁上，就把我绑架到派出所，关到铁笼子里后又把我绑锁在铁椅子上。

四月九日晚五点左右，小关办事处“610”李兰根、田秀平、小关派出所警察侯淑敏、还有女保安又将我



关铁笼子示意图

绑架到小关寻泸宾馆二楼洗脑班实施迫害。从洗脑班回来，又把我关到小关办事处地下室铁笼子里，那里环境非常恶劣，阴冷潮湿，保安穿着军大衣，我穿着单衣服，光着脚，食水都给断了，婆婆送的饭也不让吃，也不许家人再看我了，不让上厕所，就这样没白天没黑夜地迫害。回来后十个脚趾、脚掌全部化脓溃烂。

二零零七年五月十二日我去城管上班，中途有事回家，感觉楼道里有生人，就问了一声：你是干什么的？他说是供电局的。当我开门时，屋里孩子已经被从外面拧门的吓坏了，同时停了我家的电。我误以为是要入室抢劫的坏人就报了警，哪知是小关派出所的安排，他们趁势将我和孩子看起来，并抢走了孩子的电脑。就这样把我和孩子先后带到小关派出所隔离，一天一夜没给饭、没给水，把我送到了朝阳看守所迫害，孩子第二天早上才放回家。孩子不满十六岁，还未成年，就受到如此迫害和精神上的摧残。后来还将我劳教迫害。

在劳教所里，是严酷的军事化管理、超负荷的劳动以及对人身心的侮辱与摧残。在那里，给我身心造成的伤害至今没有完全恢复。而且在此期间，我的孩子不满十六岁，属于未成年。小关社区行政人员杨惊辉为了推卸责任，竟然谎报孩子年龄。

二零一零年五月十日，朝阳区国保伙同小关派出所、社区、居委会又一次对我进行迫害，我当时一急血压高、心脏病同时出现，当场昏厥，被抬上 999 抢救。

十几年来，我们母子俩一直在艰辛地生活着，我被迫害得失去了工作、没了生活来源、孩子上学要交费用的情况下，只能靠每月的低保几百元钱艰难地维持度日。◇